

东  
西  
洋  
考

卷 十  
卷 十  
卷 十

東西洋考卷十

明龍溪張燮紹和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藝文考

交趾

唐降楊於陵賀安南破環王制

白居易

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者蠻夷犯疆方鎮致討兇徒喪敗  
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旣同於山藪勢益壯  
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慰懸省所賀深見乃懷占城元和三年  
犯安南楊於陵爲節度使  
遣兵擊走之故有此制

宋降交州制

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  
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爲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  
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寶  
嘉乃令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

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

宋史曰  
丁部領

爲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凡三年遜璉位嶺  
表平遣使內附制以璉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  
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

宋賜黎桓詔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旣受其倚毗爲之心膂克徇  
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璉爲統帥之名卿居

副貳之任割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旣冠有所成立卿  
之輔翼令德彌光崇獎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材無取  
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緜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  
士伍理旣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盡室來  
歸俟其入朝便當揆日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  
處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  
悉朕懷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畱  
後遣使貢方物并以丁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桓已

專據其上

不聽命

### 宋受黎桓制

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胙

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距薦之隅克修設  
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  
交州三使畱後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  
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  
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  
權以徇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彊明化越俗  
而咸父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  
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  
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觀察處置等使  
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宋史曰雍熙二年遣牙校張紹  
馮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

三年秋又貢是歲十月降制授桓使持  
節都督交州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 宋報交州詔

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絀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辭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卽以廣源等賜交州宋史曰神宗卽位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闕貢臣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爲弔贈使予所奪州縣詔報之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干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制

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闕貢臣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爲弔贈使予所奪州縣詔報之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干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制

天子兵二十以上日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  
之而泥其口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  
鼓以報凡數月乃至  
蓋示海道之遠也

御製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表意而已  
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  
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  
疑猜乎然君臣之分本定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  
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吁中  
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端奪位而爲之

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慢天地而虐

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

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尙強

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

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御製諭安南

使臣阮士諤○

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  
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煜荒昏以致亡滅然旣亡之  
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  
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母以虐爲政儻有小愆當自省  
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御製安南國王陳叔明勅○前  
者爲入貢之禮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  
不足備內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生嗟歎爲  
斯止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情厚乃國王之大體也何王  
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  
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鄙

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母必自侮若汎成  
小詐則大體一失禍不招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  
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辯眞僞阮士  
謗非人國王之爲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  
書御史臺朋黨相尙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勅諭  
○御製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勅○使者自安南歸奏陳安  
南人情禮意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  
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  
至境止行人歸母尙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己修仁○御製  
諭安南來使勅○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年  
爾王差阮士謗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勅  
阮士謗歸朕恐待王禮薄專命內臣與阮士謗親往安南  
何至其境土謗星奔日馳兼程先至我內臣旣達爾邦士  
謗罔知所在故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宴之間異端非一  
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  
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  
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爲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  
夷守分何欲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  
愆阮士謗來朝及其至國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  
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

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  
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不可逃也假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母爲禍首母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殃民福命未可

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若否朕命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昔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母蹈往轍豈不美乎○諭占城安南二國詔○朕居中國統

皆來臣朕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天地神人共憤共怨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卽當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子孫豈不美歟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阮廷檜歸省諭安南國王勅○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因爾前王終占海之濱廷檜畱占國思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尙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舉勤修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勅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煙服霧勞已至矣然  
是修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國王之令事畢而歸盛  
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凝  
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  
巨魚尾浪鼈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誠心無二  
者豈不危然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

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茲勅言  
制命中書回安南公文○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  
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爲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  
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  
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與安南往  
來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自由豈不有便  
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三年來貢陪臣行人許  
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教至微至輕必來使自  
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開設交趾衙門詔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  
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皇考太祖高  
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桂慕義嚮風率先職  
貢嘉其勤恤頒賜鴻恩封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

國咸休賊臣黎季犛子黎登久畜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  
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覃被陪臣盡罹慘酷掊剋殺戮荼  
毒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  
名爲胡一元子胡奄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  
請詔襲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倖成  
奸計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爲自以聖優  
三皇德高五帝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  
年爲紹聖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佯奉正朔  
受頒歷而焚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  
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卯育荐有圖大之心鋒帽斧螳益助

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陵遠  
七寨擄其女子以備髡鉗歐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  
孱主伐其國以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  
令其從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愚昧未終絕之  
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  
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狠慢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  
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款來釋誣罔之罪  
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蒂卽遣送歸國賊乃伏  
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  
奪之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溪蘇之

旅朕以五兵戢橐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妄干  
天憲興言及此盡然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實不得已  
告于神祇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  
倒懸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  
討之特勅將士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師渡  
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尙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  
之威兵刃纔交勢卽披靡我師轡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  
萬級直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  
之師黎賊孽黨卽時殄滅其投兵乞命者卽釋不誅所至  
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誓

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  
縣渝汙夷習于茲有年今幸迅埽欃槍剗夷穢願復古  
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  
徇輿情從其所請合行事宜條列于後於戲威武載揚豈  
予心之所欲元惡旣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  
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爲丁璿上宋太宗表

黎桓

臣族本蠻酋辟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  
之父兄代承閫寄謚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  
構將吏耆耋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